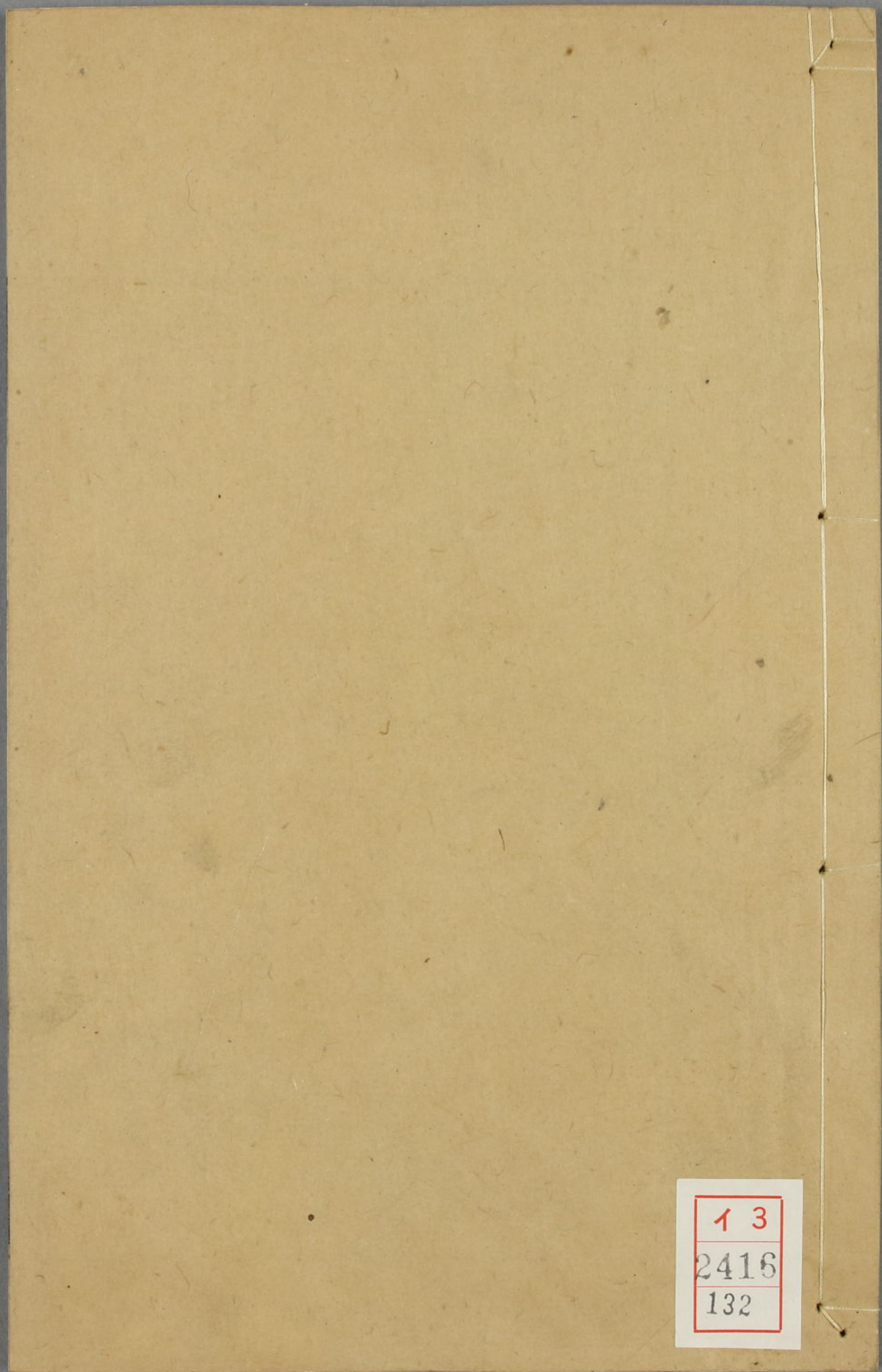




1 3
2416
132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一

半澤文庫

人部五十 隱逸

隱逸六

晉書隱逸序畧曰古先智士介焉超俗浩然養素
藏聲江海之上卷跡翬氛之表漱流而漱其清寢巢而
韜其耀良畫以符其志絕機以虛其心玉輝冰潔川渟
岳峙修至樂之道固無疆之休長往邈而不追安排宵
而無悶修身自保悔吝弗生詩人考槃之歌抑在茲矣
至于體天作制之后訟息刑清之時尚乃仄席幽貞以
康神化徵聘之禮賁于巖穴玉帛之贄委于室衡故月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一

隱逸

今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斯之謂與自典午運開
旁求隱逸譙元彥之杜絕人事江思悛之嘯咏林藪峻
其貞白之軌成其出塵之跡雖不應其嘉招亦足激其
貪競今美其高尚之德綴集于編 南史隱逸傳序曰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
徇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希微
兩忘藏景窮巖蔽名愚谷解桎梏于仁義示形神于天
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
雞黍之客次則揚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或慮全
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山澤皆用宇宙而成

心借風雲以爲氣求志達道未或非然故須含貞養素
文以藝業不爾則與樵夫在山何殊異也若夫陶潛之
徒或仕不求聞退不譏俗或潛身幽履服道儒門或逖
跡江湖之上或藏名巖石之下斯並向時隱淪之徒與
今並綴緝以備隱逸篇焉 唐魏徵隋書隱逸序曰自
肇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之士故
易稱遯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
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語曰舉逸民天
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塗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
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

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愈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賤貧或與世同塵隨波瀾而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蔭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于獨善鮮汲汲于兼濟而受命拮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惟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爲用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新唐書隱逸列傳序曰古之隱者大抵有

三槩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從之雖萬乘之貴猶尋軌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雖有所應其于爵祿也泛然受悠然辭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惻然如不足其可貴也末焉者資槁薄樂山林內審其材終不可當世取舍故逃丘園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風而不敢加訾焉王績遊北山賦序曰績南山故情老而彌篤東坡餘業悠哉自寧酒甕多于步兵黍田廣于彭澤皇甫謐之心事隴畝終焉仲長統之規模園林幸足獨居南渚時遊北山聊度日以爲娛忽經年而忘返西窮馬谷北達牛溪丘壑

依然風煙滿目孫登獨坐對嵇康而無言王霸幽居與
妻孥而共去窓臨水石砌遶松篁類田叟之去來亦已
久矣望山林之故道何其樂哉 韓愈送李愿歸盤谷
序曰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
茂居民鮮少或曰爲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
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
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
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
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
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

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
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
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于主上用力于當世者之所爲
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
野處外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而自潔采于
山美可茹釣于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譽
于前孰若無毀于其後與其樂于身孰若無憂于其心
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
于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于公卿之門奔走於
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嚅處污穢而不

清鑑錄卷三十一
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于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于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上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我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宋史隱逸傳序曰中古聖人之作易也於遯之上九曰肥遯无不利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二爻以陽德處高地而皆以隱逸當之然則隱德之高于當

世其來也遠矣巢由雖不見于經其可誣哉五季之亂避世宜多宋興巖穴弓旌之招疊見于史然而高蹈遠引若陳搏者終莫得而致之豈非二卦之上九者乎种放之徒召對大庭疊疊獻替使其人出處果有合于艮之君子時止時行又何譏焉
元史隱逸傳序曰古之君子負經世之術度時不可爲故高蹈以全其志使得其時未嘗不欲仕仕而行所學及物之功豈少哉後世之士其所蘊蓄或未至而好以跡爲高當邦有道之時且避世離羣謂之隱士世主亦苟取其名而強起之及考其實不如所聞則曰是欺世釣譽者也上下豈不兩

失也哉元之隱士亦多矣如杜瑛遺執政書暨張特立
居官之政則非徒隱者也蓋其得時則行可隱而隱頗
有古君子之風而世主亦不強之使起可謂兩得也已
明方孝孺梅隱詩序曰隱者不求知于世而載乎人
之耳目者不足謂之隱也彼誠有得于心視外物如蚊
翼蠅喙方以及其身爲累安肯以是役其心哉近世之
以隱稱者皆古狷士之所棄者也吾嘗喜交海內賢俊
欲因以致樂隱好遯者而友之求之甚久而所遇不能
逮古之所聞意者世固有寓跡衆人之中而不可窺其
際者乎

原頌晉潘岳許由頌曰邈哉許公執真履貞辭堯天下
抱璞隱形川渚岳峙澹泊無營棲遲高山與世靡爭虛
薄忝任來宰斯城愧無惠化豹產之政我我治所樂慕
景明登基逍遙來過慕庭通于時憲傾筐不盈恨無旨
酒奠公之靈死而不朽公有其榮聊述雅美揚公馨聲
孫綽晉南昌相太原縣君白漢故聘士徐君墓頌曰
巖巖先生邁此英風含真獨暢心居體沖高蹈域表淑
問顯融昂昂五賢赫赫八俊雖曰休明或嬰險吝豈若
先生保茲玉潤超世作範流光遐振墳塋壘落松竹蕭
森蒼鬱蔚蔚虛宇悒悒遊獸戲阿嚶鳥鳴林嗟乎徐君

不聞其音徘徊丘側悽焉流襟何以舒蘊援翰托心
原贊後漢蔡邕焦君贊曰倚歟焦君常此元墨衡門之
下棲遲偃息泌之洋洋樂以忘食 魏曹植許由巢父
池主贊曰堯禪許由巢父是恥穢其溷聽臨河洗耳池
主是讓以水爲濁嗟此三士清足厲俗 又卞隨贊曰
湯將伐桀謀于卞子既克讓位隨以爲恥薄于殷世著
自汙已自投潁水清風邈矣 又商山四皓贊曰嗟爾
四皓避秦隱形劉項之爭養志弗營不應朝聘保節全
貞應命太子漢嗣以寧 晉夏侯湛范蠡贊曰悠悠范
子求仁在已進報危國退弘妙理身與勲偕名與身否

逸羣遠遊永齊終始 又莊周贊曰邁邁莊周騰世獨
遊遊時放言齊物絕尤垂釣一壑取戒犧牛望風寄心
託志清流 庾闡孫登贊曰靈巖霞蔚石室鱗構青松
標空蘭泉吐漏龍薈可遊芳津可漱淵谷蕭寥鳴琴獨
奏先生體之寂坐幽岸凝氷結樸熙陽靡煖潛真內全
飛榮外散凌崖高嘯希風朗彈道有冥廢運有昏消達
隱不巖元迹不標或曰先生晦德逍遙嵇子秀達英風
朗烈道攜熏芳鮮不玉折兆動初萌妙鑒奇絕翹首丘
冥仰想元摛 戴逵閒遊贊曰昔神人在上輔其天理
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服養樂散之質不以斧斤致用

故能樹之于廣漠棲之于江湖載之以大猷覆之以元風使夫淳朴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山澤樂閑曠自此而箕嶺之下始有閒遊之人焉降及黃綺逮于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也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爭門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淳淑而自適者爾况物莫不以適爲得以足爲至彼閒遊者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故陰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于是畢矣然奇趣難均元契罕遇終古皆孤棲于一巖獨玩于一流苟有情而未忘有感而無對則綴斤寢絃之歎固已幽結

于林中驟感于遐心爲日久矣我故遂求方外之美畧舉養和之具爲雜贄八首暢其所託始欣閒遊之遐逸終感嘉契之難會以廣一往之咏以抒幽人之心云爾茫茫草昧綿邈元世三極未鼓天人無際萬器旣判靈朴乃翳實有神宰忘懷司契冥外旁通潛感莫滯總順巢由兼應尸惠緬矣遐風超哉絕步顧揖百王仰怡泰素矜其天真外其囂務詳觀羣品馳神萬慮誰能高佚幽然一悟 庾亮翟徵君贄曰夫所謂至人者體包傑量神凝域表該落萬動元心獨融故能虬蟠慶霄而不絀泰龍之轡鳳鳴瑤林而不屈伶倫之籠豈必欣太清

而樂瓊藹哉顧蹄涔不足以濯神鬚翳薈不足以翔雲
翮是故藐姑有綽約之廬箕阜有高嘯之宇唐勲表于
元庭夏功忘于虛室晉徵士南陽翟君稟逸韻于天陶
含沖氣于特秀體虛任而委順恢昭曠而高蹈先生載
營抱一泊然獨處神棲鸞鷟之表形逸巖澤之隅雖束
帛仍降輅冕屢招而弓旌屈于匪石帝命慙于虛復矣
是以高風振宇宙遠詠冠當時方將表大庭于絕代恢
元解以釋紛仰朝霞而晞翼陵扶搖以獨翔景命不延
卒于尋陽之南山哲人其萎高軌孰倣感至德之長泯
悼仁風之永翳乃援翰咏跡以宣來葉其辭曰卓哉先

生逸韻遐超蚪盤玉津鳳戢瓊條滌爾夏鼎高揖唐朝
洪崖邈矣元跡載劭淳風沐世飛芳九霄方湛北叟
贊曰樂爲憂根禍爲福始數極則旋往復迭起世人迷
之橫生欣恥滔滔北叟獨亮元理喪馬弗悲折肱愈喜
淡哉一生無泰無否晉書隱逸贊曰厚秩遭累修
名順欲確乎羣士超然絕俗養粹巖阿銷聲林曲激貪
止競永垂高躅唐晉陶潛張長公贊曰達哉長公蕭
然何事世路皆同而我獨異歛轡竭來聞養其志寢跡
窮年誰知斯意齊王儉竟陵山居贊曰升堂踐室金
輝玉朗疊疊大韶遙遙間賞道以德弘聲由業廣義重

實歸情深虛往濠梁在茲安事遐想 梁沈約高士贊
曰亦有哲人獨執高志避世避言不友不事恥從汙祿
靡惑守餌心安藜藿口絕炮鼈取足落毛寧懷組織如
金在沙顯然自異猶玉在泥涅而不緇身標遠跡名重
前記有美高尚處知若無劣哉羣品事靜心驅苟能立
志爭此匹夫進忘隕獲退守恬愉曰仁與義其徑不迂
爲之則至非物所拘宦成名立陟彼高衢 **增**周庾信
文王見呂尚贊曰言歸養老垂釣西川岸止磻石溪惟
小船風雲未感意氣恬然有此相望於茲幾年 **原**又
五月披裘負薪畫贊曰披裘當夏俗外爲心雖逢季子

不拾遺金禽巢欲遠魚穴惟深銷聲滅跡何必山林
又張良遇黃石公畫贊曰張良取履跪受無辭兵書
卷長者三期昔稱韓相今爲漢師穀城餘石還歸舊祠
又榮啓期三樂贊曰榮期三樂惟人與年夫子相遇
即以爲賢性靈造化高風自然雅音雖古獨有鳴絃
增唐梁肅四皓贊曰秦失其鹿豪傑並逐鸞鳳何依白
雲深谷英英南山采采紫芝漢以劒起吾誰與歸棲心
化元澹泊無爲禮物雖至先生默而維彼貞石確不可
轉儲王不安我德用顯大君是驚惠位是寧四公屈身
天下和平弋者何思鴻飛冥冥 李華嚴君平贊曰先

生冥冥隱于卜肆宗師老氏精究易義爰衣爰食止足
非利垂簾燕居默養真氣誨人不倦人悅其風皦皦柔
剛在我域中心與世遠事與人同不臣大君不友上公
在貴反賤齊明若蒙遼哉遠哉微妙淵通弋者何爲仰
慕飛鴻 又嚴子陵贊曰五采雖美玉不汙質光武盛
明子陵不屈羊裘漁釣以此終日網羅遍野乃致雲鴻
降尊申舊延卧禁中舒體展肢加于帝躬星官告占天
下聞風富春長往漱濯清江 陸龜蒙漢三高士王霸
贊曰王霸仲儒後漢作清節是履有息躬耕蓬頭歷齒
故人令狐奉書遣子從以車徒入耀閭里既往霸卧一

日不起其妻詢之以息愧恥君遺世榮抗志不仕子親
耒耜固其宜矣我實信道曷足慙彼霸乃忻然恬澹如
水夫高婦賢可謂具美 又贊恂贊曰贊先生恂伯陵
之孫學通五經居于渭濱弟子累百馬融服勤以子妻
之師而益親融爲大儒恂乃知人和帝之世公卿以聞
季直才器宜當輔臣公車就徵禮備元纁守道不至終
爲逸民 又申屠蟠贊曰外黃申屠少負名節義女執
仇吏欲論殺蟠以同縣諫請平江集本作諫上獻廷尉
宥之旌彼孝烈博通羣書復善譚說漢德日衰政實務
末隱于錫山遂與世絕獻帝即位徵爲三公邊苦不應

冥冥一鴻時人賢之重者蔡邕明哲終始嗟乎子龍
增論後漢仲長統樂志論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
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塲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
代步涉之艱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
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
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踟躕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
風釣遊鯉弋高鴻風于舞雩之下咏歸高堂之上安神
閨房思老氏之元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
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
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

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
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原**晉阮籍達莊論曰天道
貴順地道貴貞聖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
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子
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爲一物以萬類爲一指
無乃徼惑以失真而自以爲誠者也于是先生乃撫琴
容與慨然而歎俛而微笑仰而流盼噓噏精神言其所
見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
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沈其燥
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

楚越矣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爲壽彭祖爲夭秋毫爲大泰山爲小故以死生爲一貫是非爲一條也夫至人者恬于生而靜于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終其宜心氣平治消息不虧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是以作智造巧者害于物明是考非者危其身修飾以顯潔者惑于生畏死而從生者失其貞 庾闡郭先生神論曰夫天地者陰陽之形魄

變化者萬物之遊魂神賴與無窮並吹大冶與造運齊根生資聚氣之迹死寄元牝之門視榮辱其猶塵埃邈高尚而不顧故能外安恬逸內體平和鳴鳥可拊翼而遊猛獸可頓羈而羅矧乎樵巖之樂呂梁之波疾雷破嶽而憂在山河者乎觀夫郭先生之爲體也可謂含貞履信純朴自然

增皇甫謐屢辟不行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謐遂究賓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論其畧曰客曰夫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虚心冲靈翼于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閭闔步玉岑登紫闥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

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措之政配殷周之
臣銘功景鐘參敘曩倫存則鼎食亡亦薦紳不亦偉哉
而忽金白之暉曜忘青紫之班璘辭容服之光粲抱敝
褐以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
外觀之暉暉未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
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于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見
機者以動成好遯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槩
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
之愛下有不多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遯竄之人是
以文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于西鄰顏氏安陋以成

名原思娛道于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諡于
布衾于木偃息以存魏荆萊志邁于江岑君平因著以
道著四皓潛德于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
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
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于衆人守不動之安者
不假慮于羣賓故能棄外親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
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高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
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
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
也 宋范曄後漢書逸民列傳論曰易稱遯之時義大

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賴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致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

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取焉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也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于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嬖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乃至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返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原梁沈約七賢

論曰嵇生是上智之人值無妄之日神才高傑故爲世

道所莫容風貌挺特陰映于天下言理吐論一時所莫能參阮公才氣宏廣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風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難如爲有塗若率其恒儀同物俯仰邁羣獨秀亦不爲二馬所安故毀行廢禮以穢其德崎嶇人世僅然後全仲容風力麤可慕李文風尚景而行之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已既托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滿終日陶瓦盡年劉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飲客山王二公悅風而至相與莫逆把臂高林徒得其遊故于野澤銜杯舉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自嵇阮之外山向五人止是風流器度不爲世匠所

駭且人本含情情性宜有所托慰悅當年蕭散懷抱非五人之與其誰與哉

增明王守仁四皓論曰果于隱

者必不出謂隱而出焉必其非隱者也夫隱者爲高則茫然其不返避世之士豈屑屑于辭禮之慇懃哉且知遠辱以終身則必待行道而後出出者既輕成者又小舉其生平而盡棄之明哲之士殆不如此况斯時君臣之間一以巧詐相御子房之計能保其信然乎四皓之來能知其非子房之所爲乎羽翼太子真四皓也亦烏足爲四皓哉昔百里奚有白鬻之誣而其事無可辨者故孟子以去虞之智辨之今四皓羽翼之事其迹無可

稽獨不可以去漢之智辨之乎夫漢高草昧之初羣英
立功之日也富貴功名之士皆忘其洗足騎項之辱犬
豕依人資其饋啜之餘不計其叱咤之聲也然衆人皆
愚而四皓獨智鷹隼高飛于雲漢虎豹長嘯于山林其
頡頏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智者立身必保終始
節者自守死當益銳四皓世事功名謝之久矣豈有智
于前而愚于後決于中年知幾之日而昧于老成經鍊
之時乎且夫隱見不同二道而已固持者則輕瓢洗耳
之果達時者則莘野南陽之賢四皓之隱其爲巢由乎
其爲伊葛乎將爲巢由乎必終身不出矣將爲伊葛乎

必三聘而後起一使之呼承命不暇上不足以擬莘野
之重中不能爲巢由之高而下流爲希利無恥之行以
四皓而爲今日之爲則必無前日之智既有前日之智
則必無今日之爲况辭禮之使主之者呂氏使之者呂
氏特假太子虛名以致之此尤其汗顏不屑者也其言
曰陛下輕士慢罵臣等義不辱今太子仁孝愛士天下
願爲太子死斯言誠出之口則善罵之君猶存也四皓
何爲而來也哉若果爲太子仁孝而出則必事之終身
也四皓何爲而去也哉夫山林之樂四皓固甘心快意
傲塵俗之奔走笑斯人之自賤矣乃肯以白首殘年驅

趨道路爲人定一傳位之子而身履乎已甚之惡者乎
魯有兩生商山有四皓同世同志者也兩生不出吾曰
四皓亦不出也蓋實大者聲必宏守大者用必遠兩生
之不仕漢其志蓋不在小四皓以數十年遯世之人一
旦欣然聽命則天下亦相與駭異期有非常之事業矣
以一定太子而出一定太子而歸寂寂乎且將何以荅
天下之望絕史傳之詆議邪然則四皓果不至乎羽翼
果何人乎曰有之而恐非真四皓也乃子房爲之也夫
四皓遯世已久形容狀貌人皆不識之矣故子房于呂
澤劫計之時陰與籌度取他人之眉鬚皓白者偉其衣

冠以誣乎高帝此又不可知也良平之屬平昔所挾以
事君者何莫而非奇功巧計彼豈顧其欺君之罪哉況
是時高帝之惑已深呂氏之情又急何以斷其計之不
出此也天下之事成于寬裕者常公出于銳計者常詐
用詐而爲之劫者此又子房用計之挾也其曰天下莫
不願爲太子死是良以挾高帝者也其即偶語之時挾
以謀反之言之意乎大抵四皓與漢本無休戚諺曰綺
季皓首以逃嬴則自秦時已遁去其名固未嘗入漢家
之版籍也視太子之易否越人之肥瘠也亦何恩何德
而聽命之不暇也且商山旣爲遯世之地其去中國甚

遠也一使纔遣四皓即至未必如此往來之速况建本之謀固非遠人所主之議而趨出之後又無拂袂歸山之迹乎噫以四皓之智則必不至以子房之計又未信然也但斯說雖先儒已言而逆詐非君子之事自漢至此千四百年作漢史者已不能爲之別白則後生小子安敢造此事端乎昔曹操將死言及分香賣履之微獨不及禪後之事而司馬公有以識其貽罪于子之言于千載之下則事固有惑一時之見而不足以逃萬世之推測者矣是斯說也亦未必無取也否則四皓之不屈者亦終與無恥諸人一律耳天下尚何足高後世尚何

足取哉

原歲晉江適逸民歲曰至人應務是經是營乃制上下以牧羣生君位孰在匪聖伊明賢愚相奉臣主以成如彼百節各役天形率分委質仰應一情心膂有位股肱有經豈以處下爲戚爲榮各安其所舉體用平夫設爵列土懸弓垂旌卑尊之級貴賤之名匪以忘物之役實大猷而是經處遯之士奚眷于時行矣先覺捐俗長辭明乎憂患故超爾不疑解髮靈崖被褐絃絲飄飄臺尚輕舉高之穆穆二仲攜策相期盤幽隱寂與物無治凡厥後來順乃所往鑒茲俗累戒于顛蕩無殉外物心煩

技養無棄恬曠憂勤是掌林人司箴敢進善黨

原銘晉虞播阮籍銘曰我我先生天挺無欲元虛恬澹

混齊榮辱盪滌穢累婆娑止足胎包造化韜光緼韜鼓棹滄浪彈冠嶠岳頤神太素簡曠世局澄之不清混之不濁翺翔區外遺物度俗隱處巨室反真歸樸汪汪川源邁迹圖籙增唐柳宗元東明張先生銘曰匪祿而康匪爵而榮漠焉以虛充焉以盈言而不爲華光而不爲榮名介潔而周流道包涵而清寧幽觀其形與化相冥寂寞以成其道是以弗嬰世皆狂狂奔利死名我獨浩浩端一以生

原誌梁陶隱居尋山誌曰倦世情之易繞乃杖策而尋山既沿幽以達峻實窮阻而備艱眇來心其未已方際夕乎雲根欣夫得志者忘形遺形者存神于是散髮解帶盤旋巖上心容曠朗氣宇條暢元雖遠其必存累無大而必忘害馬之弊既去解牛之刀乃王荆門晝掩蓬戶夜開室迷夏草徑惑春苔庭虛月映琴響風哀夕鳥依簷暮獸知來時復歷近壟尋遠巒坐磐石望平原日負障以共隱月披雲而出山風下松而含曲泉縈石而生文草霍霍以拂露鹿麕麕而來羣枏虛蘿以入谷傍洪潭而比清照石壁以端色攀桂枝而齊貞亟扈蘭而

佩蕙及春鵲之未鳴且含懷以屏氣待惠風而舒情遂
乃陵巖峭至松門背通林面長源右連山而無際左憑
海而齊天竹泣泣以垂露柳依依而近蟬鷗雙雙以赴
水鷺軒軒而歸田 劉孝標山棲誌曰夫鳥居山上曾
巢木末魚潛川下窟穴沙泥豈好異哉蓋性然也故有
忽白壁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踏
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
之與金闕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余每思濯清瀨息椒
丘寤寐永懷其來尚矣所居東陽郡金華山山川秀麗
膏澤坎鬱若其羣峯疊起接漢連霞喬木布蔭春青冬

綠迴溪映流則千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所住
三面山皆周繞有象郭郭南則平野蕭條極目通望東
西帶二澗則四時飛流泉瀾清澍滴瀝生響白波跳沫
洶湧成音楓楮椅櫨之樹柏梓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
族萬種結朱實苞綠裏搖白蒂抽紫莖櫛蠹莽蓴梢風
鳴籟垂柯簷戶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葩攢列至于青
春受謝萍生泉動則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
男泣露芙蕖紅蕖照水臯蘇縹葉從風憑軒永眺蠲憂
忘疾歲始年季農隙時閒濁醪初熟濟縹清新則有田
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陳尊置爵酒酣耳熱屢舞

嚙吮盛論箱庾高談穀稼不求于世不許萬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

增記晉陶潛桃花源記曰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

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言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旣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唐柳宗元潭州東池戴氏堂記曰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墟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

而曲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于是爲最公曰是非離
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
爲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若連艦縻艦與波上下就
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櫟被之菱芡芙蕖
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于戴氏矣戴氏嘗以文
行累爲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
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
及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爲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
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
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

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
物爲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
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 宋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曰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
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旣
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
惟光武以禮下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
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
能遂先生之高哉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
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

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明劉基市隱齋記曰博徒
賣漿隱之俠者也放言非聖隱之狂者也辟兄離母隱
之賊者也斟潁水以洗耳隱之矯者也蹲窵水以待聘
隱之僞者也上介山而立枯隱之怨者也沈湎于酒不
衣冠而處隱之亂者也是皆爲驚世駭俗而有害于道
賢者遭時之不然或避世或避地或耕或漁或居山林
或處城市或抱關而擊柝無所不可而其志則不以是
有易焉柳下惠之與伯夷跡若氷炭而同謂之逸民君
子不非焉庸非以其志乎 方孝孺息耕亭記曰方子
行于越之野遇丈人焉誦而耕油然自得也怪而問之

曰丈人勞苦矣何樂之甚丈人曰子勞苦吾哉而奚不
自知也彼晨而興纓冠納履趨拱俯僂暑不遑蹇疲不
暇憩遇長值貴翼然而峙肅然而視側耳絢目如事嚴
父強言假笑陽遜曲避是謂形勞披簡執策朱墨紛錯
遺言遑典粲其盈目涉其流則若有餘探其源則若不
足撐舌刺口疑端滿腹聖哲遠矣將何由質哀良已逝
追計馬蹟欲知其方因而罔獲是謂學勞羣言胥攻萬
牛之毛以之明道繫影以絢少者百年多止數世磨滅
泥滓漫不可紀曷爲不悟尚修其辭逞怪披奇窮精憊
思遐觀千載竟亦何裨此謂名勞卑處郡邑尊據廊廟

逢迎阿比以取嘖笑屏東學術敷宣條教物薄人澆機
深弄巧寬則致侮嚴則取誚智絡氣使惠煦威釣古人
之思自哂且悼是謂官勞凡此之勞亦已甚矣奚獨我
哉而子何問焉且吾之耕始也手忘乎耒而牛忘乎土
今也土忘乎苗而吾亦不自知也衆人之耕也手與耒
乖故躬勞土與牛乖故牛勞苗與土乖故苗瘠而土病
吾今皆否焉得非有可樂者乎適意莫甚于樂而樂莫
過乎心與物俱忘鳧浴乎水振翮修羽不勝樂也雞浴
乎土振翮修羽亦不勝樂也易置而強施之將不勝病
矣忘其爲土然後能浴乎土忘其爲水然後能與水俱

冥而不死吾今忘其爲耕矣非特忘其耕且忘其所以
耕非特忘其所以耕且并耕者而忘之治天下猶是也
德被教洽中外熙熙能使君忘乎相相忘乎百執事治
民者與民相忘則爲治也可幾矣膠膠勞勞以心術相
繆智計相延雖欲耕可冀邪余拱而問爲治之道丈人
不顧負耒而去莫知其所止蓋隱君子也 王慎中企
潁亭記畧曰潁陽東溪相傳巢父洗耳處而箕山之上
又有許由冢疑乎有其人矣彼恐以天下累已而逃之
宜去之幽昧荒遠使不可即而生且死不離箕潁之間
豈堯之仁不待去遠自不患于見辱邪抑其善自氓能

使堯終不累之以天下而無事于遠去邪夫求之而逃
逃之不遠而能使其終見舍孰若無使爲其所知而莫
我求也待其辭命之至而後以爲已污艷然作于容氣
烏觀所謂高哉西亭君作亭以自休名之曰企顙其猶
眩于莊生之誇說以爲甚高而慕之也聞者莞然笑以
爲彼二子者與之以天下而不受西亭方以宗室之胄
爵秩命數出于有司之所議器服宮輿皆自上與之而
奚慕二子爲余曰匹夫之微長于貧賤而能不侈于富
貴蓋多有之生于富貴之中超然獨離而不溺于其習
是謂難耳西亭君于富貴蓋生焉而不溺其好學自敏

慎于分義之際不苟取一介以是而作亭曰企顙奚不
可哉

增誄宋顏延之陶徵士誄畧曰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
南岳之幽居者也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跡深棲于是
乎遠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
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
爵屏貴家食忘貧者與詢諸友好宜諡曰靖節徵士其
辭曰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邁曷云世及嗟乎若
士望古遙集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旣沒展禽亦逝
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

原碑後漢蔡邕郭泰碑曰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慈惠敏夫其器量弘深資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與乎不可測已于時纓綬之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從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蹈洪崖之遐迹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銘曰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縉紳言觀其高棲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召貢謂公卿辟之而州郡貢之也又處士園典碑曰天真淑性精微周密包括道要致思無形臨沒顧命曰知我者蔡邕乃爲銘曰載書休美俾來

昆裔永有諷誦以知先生之德混其若濁徐然後清綽其若煥終其益貞又翟先生碑曰世以仁義爲質學問爲業爰暨先生固天縱德應運立言繼期五百實行形于州里明哲與聖合契該通五經兼洞墳籍爲萬里之場圃九隩之林澤挹之若江湖仰之若華光淵淵焉測之則無源汪汪焉酌之則不竭可謂生民之英者已國失元傳學失表式凡百縉紳哀矣泣血人百其身匪云來復于是鄉黨乃相與登山伐石而勒銘曰邈矣先生厥德孔貞腹心弘道深高入神王錫三命觀國之賓其視富貴忽若浮雲旣不降志亦不辱身魏劉楨處

士國文甫碑曰先生執乾靈之貞潔稟神祇之正性咳
笑則孝悌之端著匍匐則清節之兆見齟齬以及成人
體無懈容口無愆辭兢兢業業小心畏忌勤讓同儔敬
事長老雖周之樂正子春漢之江都董相其飭躬力行
無以尚之是以長安師其仁朋友欽其義閭門稱其慈
宗屬懷其惠既乃潛身窮巖遊心載籍薄世名也初海
內之亂不視膳羞十有餘年憂心泣血不勝其哀形銷
氣竭以建安十七年四月卒于時龍德逸民黃髮耆叟
綴文通儒有方彥士莫不捫心長號如喪同生咸以爲
誄所以昭行也銘所以旌德也古之君子既沒而令聞

不亡者由斯二者也銘曰懿矣先生天授德度外清內
白如玉之素逍遙九臯方回是慕不計治萃名與殊路
知我者希韞櫝未酤喪過乎哀遘疾不寤早世永頽違
此榮祚咨爾末徒聿修歡故 齊孔稚珪褚先生伯玉
碑曰夫河洛摛寶神道之功既傳岱華吐秘仙靈之跡
可觀蓋事詳于玉牒理煥于金符雖冥默殊源顯晦異
軌測心觀古可得而言焉是以子晉笙歌馭鳳于天海
王喬雲舉控鶴于元都有羽化蟬蛻觸影遯形神翥帝
宮迹留劒杖遊瑤池而不返宴元圃以忘歸永嘉惡道
者窮地之險也歛竇過日折石橫波飛浪突雲奔湍急

箭先生攀途躋阻宿柢涉折而衡颺夜鼓山洪暴激忽
乃崩舟墜壑一倒千仞飄地淪高翻透無底徒侶判其
冰碎舟子悲其電散危魂中夜赴阻相尋方見先生恬
然安席銘曰關西升妙洛右飛英鳳吹金闕簫歌玉京
絕封萬古乃見先生先生浩浩惟神其道泉石依情煙
霞入抱秘影窮岫孤棲幽草心圖上元志通大造梁
元帝隱居先生陶弘景碑曰昔太和中許遠遊者乃
雲霄之勝賓太虛之選客先生規同矩合實踵高步曩
基先構即駕胥宇千尋危聳憑牖以望奔星百拱高懸
倚櫺而觀朝日飛流界道似天漢之橫波觸石起雲若

奇峯之出岫銘曰肇彼冥默翻成協贊身託外臣心同
有亂重道尊德爰積獻衷顧懷汾射璽問遙通朱楊鬱
起華構方崇靜臺冠月經榭迎風巉嶢高棟育靄修櫺
極望山川周觀京陸碧障千嶺清流萬谷景落崖重煙
生岫復又蕭綸貞白先生陶弘景碑曰夫夜光結綠
非肱篋之恒珍逸羽翔鱗豈園池之近玩寧期心于遠
大蓋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潁陽高蹈洗耳于唐朝漢
陰貞棲滅跡于周代盛德風流有自來矣應期而曜質
者其在茲乎先生含元精之和氣蓄陵颺之雅姿兼宣
七善總修九德行仁蹈義嶽峙淵渟牆仞無以窺清濁

不能測道風與星漢同高勝氣與烟霞共遠抽簪東都
之外解組北山之陽同稷丘之棲真慕留侯之却粒杖
策孤征遊踐山岳旣而登于茅嶺以此地神仙之官府
靈異之棲託往不能返遂卜居焉故自稱隱居亦猶稚
川之抱樸士安之元宴倚巖棲隱依林遯跡交柯結宇
剡徑爲門懸崖對溜悲吟灌木深壑絕峭組織烟霞枕
石漱流水禽無撓採藥耦耕野獸不亂逍遙閒曠放浪
陵山天監以來常有敕旨供給藥餌不乏歲時渥澤湛
恩莫之與比先生七年暫遊南岳茲山也譬閭風之地
軸若崑陵之天鎮八桂傍臨九繩閒設樹有琅玕草生

車騎遺世獨往是用忘歸一十年有敕遣左右司徒惠
明徵還先生茅山別給解宇軒后之降精天老漢帝之
致禮河宗況于茲日弗能尚也 裴子野劉虬碑曰受
川岳之英靈有清明之淑性淡乎若深泉之靜皜乎若
寒霜之潔千仞不足議其高萬頃不足儔其量在其幼
也孝敬淳深貫乎幽顯廬乎墓所而暴骸去之墟里賴
焉樵蘇無犯及其長也捧檄動容薄遊下邑甘露零于
豐草蒲密至于時雍有以見賢人之行動天地感鬼神
疾乎影響如斯之美者矣夫聲名籍甚羣公倒席鑿室
林臯面流傍隴咫尺荆衡表裏巫夢樹蕙滋蘭蕪沒庭

戶平疇翠澌千里極目信物外之神區幽居之勝境昔
許子將謂太丘道廣廣則不周仲舉性峻峻則少納峻
而納廣而周君子二陳折其中矣其所修孔氏之學則
儒者師之所明釋氏之教則淨行傳之所著文集則辭
人錄之銘曰滔滔江漢實紀南國篤生居士高明柔克
戕戕其道巍巍其德曰仁曰義惟民之則築室皇壤考
槃郭郭坐卧山樊嘯歌林薄親致甘旨躬餐上藥優哉
游哉且以行樂九丘八索百家羣史西河疑聖華陰成
市悠哉荆夢逝矣江濱輜輶結轍羔雁成羣監觀令範
式如金玉君之徽猷誰其與屬疇咨故老遵揚實錄

增唐陳子昂陳居士碑曰昔襄陽有龐德公谷口有鄭
子真東海王霸西山蜀才皆避人養德退耕求志軒冕
不可得而羈憂患不可得而累迫于我君作者五人矣
於戲古者至人不利苟得不務近貴量腹而食度身而
衣非其道萬鍾不足豐也非其榮五鼎不足飪也躬勤
耕稼植其杖而耘不荅子路之問者豈我君之徒與綿
綿羅網冥冥高鴻籬籬竹竿穆穆幽龍其與禍敗之遼
絕如胡越哉然則兩龔不免于蘭焚二老不免于薇歎
其近貴利邪夫上無憂悔下無飢寒合道以制嗜慾達
命以順生死仁以愛身智以養德俾爾耆而艾俾爾昌

而熾以永壽考非我君者乎

增碣唐張九齡徐徵君碣曰昔者尼齊介潔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難羣顏闔鑿坏以遯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誠作者或類沽名夫有所不爲至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生則貶絕在心而經修于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物以會通全已以歸正漢廷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道而已哉乃銘曰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德不可名麟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事遠跡陳名劭勒石舊邦以觀其妙

原墓誌梁簡文帝徵君何先生墓誌曰先生履玉燭之禎氣應大賢之一期生而知機撫塵斯庶敬非習起孝乃因心聚徒教習學侶成羣與沛國劉瓛汝南周顒爲友陸璣賀瑒之徒更道北面永明中王文憲儉受詔撰禮未竟而卒屬在司徒文宣王王以讓先生因廣加刊緝故以含文燕居說六典五恩之義或齊侯所不鎮孟嘉所未知皆折茲大物成此良教小人道長每諷考槃之詩君子道消便執天山之筮乃毀車挂冠拂衣東嶺始居若邪來從秦望今上經綸天地權輿鼎業始徵爲軍謀祭酒實允文若之舉且光彥先之選又徵特進右

光祿大夫高尚其事確乎不拔元纁徒往束帛虛歸而給白衣尚書祿固辭不受卒寔乎其山正余在殯嗤鏤器與玉衣堯典入棺恥密章及書綬知與不知並懷惋愴咸以人亡素樸禮墜文章洙泗頽經扶風罷學關西疑聖之德自此長淪高松引風之氣于茲永息余昔在殊方亟往翰迹欽風味道迄淹歲時旣而位阻桂宮塗乖咫尺不獲擁經步至問春卿之痾徐輪三反入杜扈之舍痛祥雲之滅采悲列曜之晞暉追勒高鄉乃爲銘曰文範高世元宴絕倫復有令德遠之與均誰與均此嗚呼哲人第五肥遯餘軌尚存司空開學其風不泯傳

茲孝敬曰悌且仁氣高瓊岳心虛谷神括羽儒囿舟輿席珍旣遊慧水兼引法輪談扇猶在鳴琴尚陳如何不慙德素長淪寂寥巖穴荒涼渭濱橋曰雙雞徐稱醑素余欽夫子風期夙著蓄思含毫傳芳寫譽沈礎雖貞元泉無曙又華陽陶先生墓誌曰若夫真以歸空爲美道以無形爲貴不知悅生大德所以爲生不知惡死谷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隱顯變化物莫能測旣而岫開折石天墜玉棺銀書息簡流珠罷竈九節麗于空中千和焚于地下仙宮有得朋之喜受學震臨谷之悲余昔在粉壤早逢圯上之術今邁元良屢稟浮丘之教握留符

而側愴思化杖而酸辛乃爲銘曰無名曰道不死爲仙
亦有元則兼稱稚川倚歟夫子受籙歸元黎傳苑吏書
因賈船鬱鬱茅嶺悠悠洞天三山白鶴何時復旋

稽雜文晉陶潛歸去來辭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
歸旣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
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
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
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
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
顏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

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
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
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
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
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旣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
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
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
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
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
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宋孔稚珪北山移

文畧曰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亭夫以
耿介拔俗之標瀟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
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
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于洛浦值薪歌于延瀨
固亦有焉豈其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
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
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雋
俗之士旣文旣博亦元亦史然而學遜東魯習隱南郭
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于江
臯乃嬰情于好爵其始至也殆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

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
孫不遊談空空于釋部覈元元于道流務光何足比涓
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
動爾乃睂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
而走俗狀風雲淒其帶憤泉石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
失顧草木而如喪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蔭
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于還
颺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今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
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于是南岳獻嘲北
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兮

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
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棧上京
雖情投于魏闕或假步于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
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遊躅于蕙路汙淥池以洗
耳宜扁岫峴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于谷口杜
妄轡于郊端于是叢條瞋膽疊影怒魄或飛柯以折輪
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 宋羅大經
鶴林玉露曰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苔蘚盈堦落
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
山泉拾松枝煮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

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
竹與麕獮共偃息于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
旣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
筆窓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
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啜茗一杯出
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杭稻量晴校雨探節
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
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悅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
月印前溪矣 明唐順之書秦風蒹葭後曰余與褚生
泛小舫如陳渡臨流歌嘯渺然有千里江湖之思因諷

秦風蒹葭三章則宛如目前風景而所謂伊人者猶庶幾見之且秦時風俗不雄心于戈矛則技癢于儉歌射獵至其聲利所驅雖豪傑亦且側足于寺人媚子之間方以爲榮而不知愧其義士亦且沈酣秦養與君爲殉而不可贖蓋靡然矜俠趨勢之甚矣而乃有遺世獨立淡乎塵埃之外若豈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而此其獨醒者歟抑亦以秦之不足與而優游肥遯若後來鑿坏羊裘之徒者在當時固已有人歟余獨惜其風可聞而姓名不著不得與鑿坏羊裘之徒並列隱逸傳然鑿坏羊裘之徒以其身而逃之蒹葭伊人者乃并其姓名而

逃之此又其所以爲至也噫嘻士固有不慕乎當世之榮而又何心于後世之名哉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一

人部五十一 品藻 名譽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二

人部五十一 品藻 名譽

品藻一

增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老子曰知人者智 莊子曰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則不肖人得矣 韓詩外傳曰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士矣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二

品藻

又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

品藻二

原家語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冶諫而殺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以身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當悔悟本其情志在乎仁者也泄冶位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亡益可謂懷矣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

冶之謂也又子路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已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子又曰子夏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子曰君子也子貢曰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之敢問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謂之君子不亦可乎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從曰馬回

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答曰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一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言得罪漢書曰高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

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項羽唯有一范增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禽也羣臣悅服姚信士緯曰周勃之勲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載較然可見而以勃功大於光意竊不安何者勃本高帝大臣官尊勢顯衆所歸向居太尉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酈寄遊說以誦諸呂因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任輔弼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上官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

廢昌邑立宣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參贊伊周爲漢賢相推驗事効優劣明矣 素山松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之友善允仕至司徒郭泰別傳曰泰字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往從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萬頃陂澄之不清混之不濁不可量也 青州先賢傳曰京師號曰陳仲舉昂昂如千里驥周孟玉瀏瀏如松下風 後漢書曰許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

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微時嘗卑辭厚禮求爲已助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大悅而去初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素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爲人臣見人主失道指斥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故司馬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

陳羣於是乎長者 典略曰禰衡建安初自荊州北遊
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
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邪又問
曰當今誰復可者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又問
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見荀有容儀趙有腹乃
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爲
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 又曰趙戩遭三輔亂客於荊
州荊州牧劉表以爲賓客是時禰衡來遊京師詆訾朝
士及見戩歎曰所謂劒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
則顏冉仲弓也 三輔決錄曰弭生字仲叔其父賤故

張伯英與李幼才書曰弭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也
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出也 魏志曰盧
欽著書稱徐邈曰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
自在涼州及還京都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
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
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
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
之介也 世說曰諸葛瑾其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
各在一國於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又曰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兼

葭倚玉樹又時日夏侯太初朗如明月入懷又曰庾道季云蘭相如雖千載死人懷懷恒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在九泉下人又曰王濬冲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復滯才又曰嵇中散語趙景真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風恨量小狹趙答曰尺表能審璿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晷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又曰王大將軍稱王夷甫處衆人之中如珠玉在瓦石間又曰世稱庾文康為豐年玉庾稚恭為荒年穀

增人物志曰王弘與兄弟集曾任子孫戲僧達跳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為鳳皇僧達奪取壞之僧虔累十二博棋子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笑曰僧達爽俊當不減人然恐其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得高位已而皆如其言又曰王僧虔退默少文雅與索淑謝莊善淑每歎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又曰後魏游雅稱高允曰余與高子處四十餘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且內文明而外柔順必為一代名臣潛確類書曰朱异器宇宏深神表峻峻金山萬丈緣陟難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唐書曰

太宗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元齡以下卿宜
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
爲臣不如元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
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煩治劇衆務畢舉臣
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爲已任臣不如魏徵
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 又曰
李靖姿貌魁秀通書史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
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隋吏部尚書牛弘見之
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
又曰太宗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

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
無復人矣 又曰裴行儉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
王勣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李敬元盛稱王勃楊炯盧
照鄰駱賓王之才引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
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銜露豈享爵祿者哉
又曰張昌齡與兄昌宗皆以文自名更舉進士與王公
治齊名皆爲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答
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
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 又曰姚崇問紫微舍人齊
澣曰子爲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

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爲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如何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宋史曰李穀號能知人李昉嘗爲穀記室穀曰子他日官祿當如我昉後至宰相周顯德中扈載以文章馳名樞密使王朴薦令知制誥穀曰斯人命薄慮不克享耳朴曰公在衡石之地當以材進人何得言命而遺才載遂知制誥未幾卒又曰太宗嘗謂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宰相才也又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

相似而勲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子即弼也人物志曰張詠登太平興國八年第嘗曰吾榜得人最多謹重雅厚無如李公沆深沉有量無如王公旦面折廷爭無如寇公準當方面之任則詠不敢辭宋史曰錢若水幼聰悟十歲能爲文華山陳搏見之謂曰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爾又曰若水有人倫鑒見王旦曰真宰相器也與之同列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貴不可涯非吾所及又曰楊億稱章得象有公輔器薦之或問之億曰閩士輕狹而章公深厚有容此其貴也人物志曰夏竦仁宗

朝舉制科有老宦者曰賢良他日必大用以吳綾手帕乞詩竦題云殿上衮衣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楊凝之歎曰真宰相器也又曰劉渙字凝之棄官隱廬山之陽歐陽脩與公同年高其節賦廬山高以美之中有丈夫壯節似君少之句朱文公守南康爲作壯節亭記蘇子由稱其冰清玉剛廉潔不撓凜乎非今世之士張耒云文章似司馬談遷而談遷無其氣節風節似疏廣受而廣受無其文學又曰王珪字禹玉弱歲奇警出語驚人從兄琪讀其所賦惜曰騏驎方生已有千里之志但蘭筋未就耳

又曰張方平守宋都日富弼自貶所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愧色蓋弼素亦善安石云又曰豐稷字相之相之所薦士如陳瓘陳師錫鄒肇輩皆知名當世人服其藻鑑又曰陳瓘字瑩中徽宗時以論蔡京曾布貶居合浦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其人也金史世宗嘗謂侍臣曰李仲略精神明健如俊鶻脫帽又曰仲略健吏也

又曰董師中補尚書省令史右相唐括說魯古尤器重之撫其座曰子議論英發襟度開朗他日必居此座元史曰太宗丙申春諸王大集帝親執觴賜耶律楚材曰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諸國及高麗使者來朝帝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此人乎皆對曰無有殆神人也帝曰朕亦度必無此人又曰竇默謂世祖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又曰安童木華黎四世孫其母昭睿皇后之姊通籍禁中世祖一日見之問及安童對曰安童雖幼公輔器也世祖曰何

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卽一年少是以知之又曰世祖嘗以葉李留夢炎優劣問趙孟頫孟頫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邪夢炎在宋爲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附勢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又曰世祖與侍臣論文學之士曰趙孟頫唐李太白宋蘇子瞻之流也明紀事本末曰太祖閱漢書問宋濂孔克仁漢治何不三代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太祖曰咎將誰始曰在高

祖太祖曰高祖創業未遑禮樂孝文時當制作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使漢家終於如是三代有其時而能爲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爲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爲之者也又曰太祖一日問陶安曰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之才何如安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太祖深然之又曰太祖欲以楊憲爲相問劉基基素與憲厚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不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褊淺曰胡惟庸何如基曰小犢耳將債軼而破犁上曰吾之相無

踰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煩劇爲之且辜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未見其可也獻徵錄曰成祖嘗手書大臣蹇義等十人名授解縉曰汝疏其人品縉對曰義天資質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儵雖有才辯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于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于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懃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末駟儉之心又曰天順間國子祭酒陳詢致仕去吏部請以禮部侍郎李紹兼領之上謂

王翱曰禮部不可無此久其別選代之翱退語同列曰
我不知李侍郎見重於上如此 明紀事本末曰于謙
自少骨相異常僧蘭古春見而異之曰此他日救時宰
相也 又曰陳獻章以道學名一世少許可大司馬劉
大夏在廣東時獻章稱之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
毋論於今人中即古人亦未易得也後歸居東山草堂
吳司空廷舉云憂民如有病對客似無官公之謂也林
司寇俊稱公清約如知白先憂如希文公望如彥國能
處大事如子明 又曰陳伯獻嘗稱兵部尚書林瀚曰
賤者即之不知其為貴卑者即之不知其為尊愚不肖

者即之不知其為賢且智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其凜
然不可犯也 又曰世宗登極用廷臣薦陞楊廉南禮
部尚書進大學衍義節略上以忠愛褒之引年益力得
溫諭以歸自居官及懸車終日手不釋卷劉晦菴嘗語
人曰在仕途肯讀書究理惟楊方震蔡介夫耳劉君教
謂公在諫垣章奏剴切南科年來重如九鼎大呂以有
公也林希元謂公之學門戶自程朱淵源自六經權衡
百氏低昂漢唐王陽明稱公為君子有用之學

品藻三

原水鏡

玉人

襄陽記龐德公嘗謂諸葛孔明為臥龍
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

人部

明倫彙編

品藻

七

書王敦以衛 聶絕倫 穉傑出 蜀志關羽督荊州聞
 玠為王敦人 誰比亮答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猛過人亮
 世之烈人也彭美髯故當與益德並驅爭先漢書桓帝徵徐之絕
 倫不逸羣也羽陳蕃徐穉素閑章著先後漢書桓帝徵徐之絕
 穉族鳳聞道訓著生三輔仁義之俗不扶自直 猶得其
 半 必於其倫 每稱述多過其才元為郡功曹性好人倫
 人少惡人多不美其言則聲名不足慕而為善者少矣
 拔十失五 猶得其半 使有志者自勵不亦為善者少矣
 人必於 一時之佳 一世之烈 蜀志關羽督荊州聞
 其倫 顧劭全懷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驚馬有逸足之
 門陸績顧劭全懷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驚馬有逸足之
 力顧子可謂驚馬有逸足之
 似汝南樊子昭雖智力不致遠謂全懷曰卿好施慕名
 多亦一時之佳 下詳前 聰明仁智 簡要清通 吳
 吳使趙咨於魏文帝問吳主何等主對曰聰明仁智雄
 略之主 納魯肅於凡器是其聰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

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取荊州不血刃是其智據三州
 虎視天下是其雄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晉書吏部
 郎關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 王肅三反
 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王肅忠於事上反也 各惜財物而
 叔度萬頃 魏志劉實以王肅忠於事上反也 各惜財物而
 理身不穢三反也 朱絲繩 玉界尺 王肅三反
 直介然不羣人比之朱絲繩 五代史趙光逢字延
 吉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
 輒言佳 各有蔽 劉世說司馬德操有人倫鑒居荊州知
 有以人物問者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
 所疑君宜辨論而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
 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荀子墨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
 勢而不知智惠子蔽於德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
 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 聶壺昂霄 山峙淵
 淳 唐書隋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房元齡謂裴矩
 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為國器但恨不見

其聳壘昂霄耳晉確類書許劭山峙淵渟行應規表
邵陵謝靈運為才遠識見劭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
江左夷吾當代子房晉書南渡時網維未舉溫嶠
有夷吾復何憂由是士大夫皆想望丰采王導曰江左自
劉基聰穎絕人當與諸友遊眺西湖酒酣放言曰後十
年有王者出我當輔之眾皆未信惟薦士各有品目
蜀人趙天澤奇之曰當代子房也
獎目皆為名士秘笈宋度宗時趙蛟騰嘗薦八士各
風節大較似之有品目於李伯玉曰銅山鐵壁立朝
任如李陽李幼卿人物志唐蕭穎士以推引後進為已
為名士天下推知門第人文皆第一宦官宮妾不
人者稱蕭功曹焉知名唐書李揆美風儀善奏對肅宗嘗歎之曰卿門第
知名唐書李揆美風儀善奏對肅宗嘗歎之曰卿門第
仁宗問王素曰孰可命以相者素曰臣何敢言帝曰姑
言之素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名者素曰臣何敢言帝曰姑
下得之矣廊廟器卿相材劉炫唐書張行成少師事

成體局方正廊廟之器也溫大雅與弟彥包容仁
博大有皆知名薛道衡見之曰卿相材也
傑師服王曾唐書狄仁傑不知意頗輕之武后覺之嘗問
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見其知人也后
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出歎
曰妻公雅量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宋史韓琦子儀
論近代宰相獨許可裴度本朝則薛平王曾子儀
社稷臣王旦宰相器唐書代宗嘗謂薛平王曾
錢若水號知人嘗見王旦曰潞公異人子瞻大器
真宰相器也已而旦果拜相
宋史文彥博在朝契丹使者來聘蘇軾奉詔館客與使
者入覲望見彥博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軾
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
練少年有不及貫串古今博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
逮使知制誥韓琦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
欲授天下用要在政事何琬文章葉濤宋史神宗嘗
朝廷培養之耳
人部
品藻
古

姓名於御屏曰政事之海內奇才江南夫子宋史蘇軾

才何琬文補之為倅以其弟泳之詩獻於軾軾大加歎賞曰此海內奇才也蔡用之天禧中登第上萬言書

上大喜曰自朕有天下以來奇才偉器未有如後來用之者出文以示諸學士曰此江南夫子也

王粲今世李白唐書蘇晉作八卦論房穎叔王紹宗

詩喜出奇語李純甫見決其必貴稱其遠到唐書

而奇之曰今世李白也決其必貴

少孤且貧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而試與借來會房元齡等過其家李窺見大驚謂圭曰此數子皆公輔才兒決貴無疑也蕭嵩擢中書舍人

獨姚崇稱其遠到其遠到

品藻四

璞玉渾金晉書王戎曰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歛其寶莫知名其器宗廟武庫

世說裴楷目夏侯元云肅肅如入宗廟但見禮樂器鍾

若登山臨下但虞傷缺唐書盧藏用嘗謂李邕如干

月然深遠矣太無阜白後漢書鍾皓兄子瑾李膺姑之子也瑾

謂瑾曰孟軻以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公何太無阜白

瑾曰道白皓曰國武子好昭之今當舉孝廉欲用一名知人

以報國為爾助我求之明日洛陽門下客遙見仲嵩異定人品

白飲曰隱滯遇洛陽史耶湛曰山陽門下客遙見仲嵩異定人品

山澤隱滯遇洛陽史耶湛曰山陽門下客遙見仲嵩異定人品

士異郭泰性知人好獎訓士類泰之孝廉人乃定人品

言後驗郭泰性知人好獎訓士類泰之孝廉人乃定人品

仇季和之東國則親龐德稱神明語同列曰若輩自非遠

公不入汝南則交黃叔度衡曰先生神明也

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衡曰先生神明也

氣緊一世少所許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

人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一十二

器元史龔伯璣以才俊為馬祖常所喜祖常為薦引官御史中
曰是子雖小遊其門然祖常遠器亦恐不得令終祖常猶未
以拒之殺其常不樂而罷伯璣後酒半出薦續求集蘇軾
固事敗祖常身不樂而罷伯璣後酒半出薦續求集蘇軾
數曰此人所謂表也貌厚心小周隸明史後唐高行
為禪將趙德鈞識之者輒絕貌厚心小周隸明史後唐高行
虞潭贊曰顧實龍躍鳳鳴潛確類書張華與諸陶書
鳳鳴于朝陽自龍躍鳳鳴潛確類書張華與諸陶書
石硯事文類聚熙寧州通判蘇公頌孤淵金已盡而復得遺以
待遇甚厚既別以朝官遺之判明州道出錢塘公學士守杭州
倉卒視所攜硯以行而受旨則蘇公所贈也因恍然大驚是夕
玉堂視所攜硯以行而受旨則蘇公所贈也因恍然大驚是夕

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會言若鹽酒通鑑崔浩言
政事堂語及蘇公一笑而已
嘗私論近世人物王猛之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
之輔少子慕容容暉之夜霍光也劉裕之平逆蜀司馬德宗
之曹操也語至中夜賜浩醵酒十斛同味或衣不煖寒
自煖世說謝太傅軍超宗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味或衣不煖寒
清風拂人又謝太傅便覺清風拂人每變益上苑說
趙簡子問成博曰吾聞羊殖者賢大夫也對曰其仁為
也數變其十也為晉中軍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對曰其
義其三十也復親簡子曰軍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苑說
城將遠者復親簡子曰軍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苑說
短見長或問王所長於元軌數引見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交
曰人有所短吾所以見長於元軌數引見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交
王無所不備吾所以見長於元軌數引見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交
人所應有已不必有海岱清士南州冠冕馬潛類書司
無已不必有海岱清士南州冠冕馬潛類書司

人鑒麗統少時往見之德操採桑樹上孔顏道德苑
 與帝談論自書連夜稱爲南州冠冕曰顏淵三人一
 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化生龍尾三
 龍三魏略靈帝時華歆與邴原管寧遊學相善時號
 人敗德太平御覽夏侯元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
 鄭元茂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
 論此三人者皆名敗德也無關凝然不動子公弼呂夷簡四
 堪作相者少夷簡語夫四兒皆繫余帶但未知誰
 公著疑然不囑令至門故乃謂夫而碎之此子必作相也
 人辭寡晉書王獻之與兄徽之俱詣謝安徽之弟優劣安俗
 曰小者佳客問其故而冰清玉潤又衛玠妻父樂廣有
 安曰吉人之辭寡美兼諸人如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
 婦翁冰清美兼諸人如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
 女壻玉潤

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棟梁之用又晉庾敳見和嶠歎
 洪而兼有諸人之美才患其多晉書陸機天才秀逸辭
 大夏有棟梁之用越無一仁漢書董仲舒爲江都易王
 子更患其少而越無一仁漢書董仲舒爲江都易王
 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吾以爲越有三仁何如對曰
 昔魯君問伐齊于柳下惠惠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
 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猶且羞之况設詐
 以行之乎失仁之門五尺之童羞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力而後仁義也由此言之則越未嘗有一霸爲仁也先詐
 育弗奪又武帝問莊助曰汲黯何如主守成招之不來
 麾之不去雖自謂貴育亦不能奪之矣明練簡至魏
 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明練簡至魏
 司馬文王與陳泰親友武陔亦與泰善文王問陔曰元
 伯何如其父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善聲爲已任者
 不如也明練簡至異日秉鈞諸事文類聚王沂公知制
 立功立事過之異日秉鈞諸事文類聚王沂公知制

正公問識呂夷簡否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呂方以太
常博士知濱州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
公曰何以知之公曰姑應之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
稅農器之類沂公從容為道文不可當國又寇萊公與
卒與並相沂公為相尚為兩制萊公屢薦而公不用問之
正語皆嘆歎以為相尚為兩制萊公屢薦而公不用問之
善李文靖曰今已為兩制尚為兩制萊公屢薦而公不用問之
國乎寇曰勿如丁之才相矣公終能抑之乎文靖曰行且用
之然他日勿海也既而相公終能抑之乎文靖曰行且用
翰苑名流相漢湖南帥趙漢雅號早有人見之大德間
名流也文章冠世又歐陽元字原功幼時有黃冠師他
凝遠目光射人異日當以視元謂其壑師曰是兒神氣
後至溫問眾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而已唐突
杞梓桓曰此自是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唐突
西子世說庾亮嘗謂周顗曰秀豈惟荆楚而已唐突
清靜默

識又張茂先嘗言成公簡清靜周邵程朱元史劉因
朱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
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

品藻五

原論後漢孔融汝穎優劣論曰融以汝南士勝穎川士
陳長文難融答之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
武皇帝共於道中穎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
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
穎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教太守鄧
晨圖開稻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
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效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

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潁川士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
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潁川士雖多聰明
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洪爲太尉掾弟殺人當
死洪自劾詣閣乞代弟命便飲酖而死弟用得全潁川
雖尚節義未有能殺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子威爲
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潁川士雖疾惡未有能
破家爲國者也汝南素公著爲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
潁川士雖慕忠謹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魏夏侯元
樂毅論曰夫求古賢之意宜以大者遠者先之必迂迴
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觀樂生報燕惠王之書其殆庶

乎知機合道以終始者與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
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以天下爲心者也夫欲極道
德之至量務以天下爲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
於先王樂生之志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舉
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圍城而害不加於百
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
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至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
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牧民明信以待其弊將
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
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也任窮則從

微子適周之道也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
之風以申齊士之志我澤如春下應如草道光宇宙智
者宅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
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所以致速於天下
也不幸之變勢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樂生豈不
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
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也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
其亦未可量也 晉張輔遷固優劣論曰世人論司馬
遷班固多以固爲勝余以爲失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
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不如一也良史

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誠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
取皆書不如二也毀敗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
旣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
雎蔡澤作傳逞詞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此真所以爲
良史也 又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見魏武皇帝處有中
土莫不謂勝劉元德也余以元德爲勝夫撥亂之主先
以能收相獲將爲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元德
爲呂布所襲爲武帝所走舉軍東下而爲陸遜所覆然
未若武帝爲徐榮所敗失馬被創之危也爲張繡所困
挺身逃遁以喪二子也至其忌克安忍無親董公仁賈

文和恒以佯愚自免荀文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行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功臣謀士曾無列土之封仁愛不加親戚惠澤不流百姓豈若元德威而有恩勇而有義寬弘而大略乎諸葛孔明達治知變殆王佐之才元德無強盛之勢而令委質張飛關羽皆人傑也服而使之夫明闇不相為用能否不相為使武帝雖處安強不為之用也况在危急之間勢弱之地乎若令元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傑而已哉又樂毅諸葛孔明論曰樂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強齊雪君王之恥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

莫不謂毅為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為強大戰濟西服尸流血不足為仁若孔明包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奇策泉湧智謀從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元德臨終禪以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敘衆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無犯勲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謀謨弘遠雅規恢廓已有功則讓於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振於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廉余以為觀孔明之忠姦臣立

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哉
增唐皇甫湜夷惠清和論曰伯夷孟子謂之爲清柳下惠孟子謂之爲和若較之聖人則彼之所行皆一方之士也夫聖人之道出擥拘之域不凝滯於物通塞若水變化猶龍動之謂權靜之謂道非可以一善目一行稱故曰彼之行皆一方之士也即而評焉互有長短請列而辨之彼伯夷者揭標表於不滅蹈臣子所難行信道之篤執之如山嫉惡之心惡之如鬼清風所激有心必動此其爲長也至於傳之汎愛易之隨時聖人之權濟物之義豈止不暇亦將有妨焉柳下惠辱身以求利物潔身以事

無道唯斯人是哀惟吾道是存薰蕕不同河濟不雜此其長也至於無道則隱亂邦不居而飲盜泉水食不仁粟垂傲物之迹近寬身之仁又君子所不由矣則清和之用於與奪爲均雖然清之流矯於前而激於後使萬年亂臣賊子懼貪夫惡人恥且衆人之難行者也和之迹疑於往而敝於今使末代偷苟之輩有容貪利之徒得語且衆人之易爲者也士之率性飭躬立志希古當以聖人爲準的中庸爲慕尚力苟不足寧終止焉則清與和皆非通道不可準則若循迹而變以矯俗爲心必不得已願附清者 李德裕人物志論曰余嘗覽人物

志觀其索隱精微研幾元妙實天下奇才然品其人物
往往不倫以管仲商鞅俱爲法家是不究其成敗之術
也以子產西門豹俱爲器能是不辨其精麤之迹也子
產多識博聞叔向且猶不及故仲尼敬事之西門豹非
其匹也其甚者曰辨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
毅曹丘生是也樂毅中代之賢人潔去就之分明君臣
之義自得卷舒之道深識存亡之機曹丘生招權傾金
毀譽在口季布以爲非長者焉可以比君子哉又曰一
人之身兼有英雄高祖項羽是也其下雖曰項羽英分
少有范增不能用陳平去之然稱明能合變斯言謬矣

項羽坑秦卒結怨關中焚咸陽而眷懷舊土所謂倒持
太阿受人以柄豈得謂之合變乎又願與漢王挑戰漢
王笑曰吾寧關智不能關力及將敗也自爲歌曰力拔
山兮氣蓋世其所恃者氣力而已矣可謂雄於韓信氣
又過之所以能爲漢王敵聰明睿智不足稱也 宋蘇
轍三國論曰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
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
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
難逢起而難平蓋嘗聞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
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

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搏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

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

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椎魯而不能純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索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為不可及也夫明歸有光泰伯季德論曰

聖人者能盡乎天下之至情者也夫以物與人情之所安則必受受之而安焉情之所不安則必不受雖受之而必不慊焉論語於泰伯之讓稱至德自太史公好為異論以為太王有翦商之心將遂傳季歷以及文王鄭康成何晏之徒祖而述之世之說者遂以為雖以國讓而實以天下讓不以其盡父子之情而以其全君臣之義故孔子大之夫湯武之所以為聖人者以其無私於天下也使其家密相付授陰謀傾奪雖世嗣亦以是定則何以異於曹操司馬懿之徒也太王奔亡救敗之餘又當武丁朝諸侯之世雖欲狡焉以窺大物其志亦無

由萌矣就使泰伯逆觀百年未至之兆而舉他人之物
爲讓此亦好名不情之甚亦非孔子之所取蓋翦商之
事先儒嘗已辨之而論語之註釐革之未盡者也說者
徒以太王溺愛少子而有此此晉獻公漢高祖中人以
下之所爲而太王必不至於是故以傳歷及昌爲有天
下之大計殊不知兒女之情賢者之所不免也篡逆之
惡中人之所不爲也詩云爰及姜女來朝走馬孟子以
爲太王之好色也詩人之意未必然而孟子之言亦不
爲過太王固不勝其區區之私以與其季子泰伯能順
而承之此泰伯所以爲能讓也泰伯之去不于傳位之

日而於採藥之時此泰伯之讓所以無得而稱也使太
王有其意而吾與之並立於此太王賢者亦終勝其邪
心以與我也吾於是明言而公讓之則太王終於不忍
言而其弟終于不受是亦如夷齊之終不遂其父之志
而已矣張子房教四皓以羽翼太子其事近正而終于
傷父之心申生徘徊不去其心則恭而陷父于殺嫡之
罪故成而爲惠帝不成而爲申生皆非也惟泰伯不可
及矣孔子所謂以天下讓者國與天下常言之通稱也
讓其自有之國則不信而求其讓於所未有之天下置
家庭父子之愛勦百年以後君臣之事而爲之說是孤

竹不爲賢而必箕穎以爲大歷山不爲孝而必首陽以爲高諸儒之論之謬也夫先意承志孝子之至也泰伯能得之故泰伯之所爲迺匹夫匹婦之所爲當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爲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馮從吾董揚王韓優劣論曰儒者立言所以明道也有得於道雖淺而常合無得於道雖深而常離知此而董揚王韓優劣辨矣昔仲舒時道術混殽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漢承秦後仲尼之道蔑如武帝襲文景業一切制度尚多闕略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郡舉茂才孝廉皆自

仲舒發之此其議論鑿鑿可見諸行真足羽翼道術裨益世教者文辭云乎哉真西山謂西漢儒者惟仲舒一人予以爲知言揚雄製作深奧而行事不副其作太元也衆惡其不好而汲汲於解嘲比之天地比之典謨比之雅頌此比之簫韶夫雕蟲之技壯夫不爲而又不勝其誇張得意之態深於養者如是乎屈原雖過於忠而耿耿一誠可以愧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子雲作反騷以駁之雄之出處大節君臣大義豈待劇秦美新而後決白黑哉縱其言高出蒼天大含元氣與道術世教何補兩漢以降歷魏晉六朝而吾道益陵夷不可振王

仲淹起隋之末造當衆口嘵嘵慨然以著述爲已任其
立言指事一稟於仲尼故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即
此一言而通之人品學術可知矣或以太平十二策嫌
通出處不知開皇孰與新莽若以雄而律通則與懲羹
吹虀何異况獻策不報即退而講道河汾屢徵不起此
其於出處間豈不大有可觀哉明道稱其極有格言考
亭稱其循規蹈矩誠謂其與道合耳通之後越百餘年
而得韓愈氏愈之文天下宗之而說者議其因文以見
道蓋唐以詩賦取士故學者不得不取材於諸子百家
而孔孟之傳不絕如綫愈獨舉堯舜以來之統歸之孔

孟佛氏之教浸淫人心牢不可破愈上表陳言雖蒙竄
斥而其志不隳其有功於吾道何如哉噫三子之文淺
而於道合雄之文深而於道離此董揚王韓之優劣也
周思兼八司馬論曰執朝廷之政以亂天下者小人
也然亦有好奇功而不量力不幸而入小人之黨者唐
之八司馬也夫八司馬之用事天下莫不以小人目之
而一旦廢棄遂終其身不復齒於清議吾獨悲夫八司
馬之材皆天下偉人而爲小人之所誘雖悔之而不可
復洗也天子寢疾於內而佞文之徒以東宮之舊用事
於外其心之邪正猶未著而一時之政亦未至於甚悖

則雖當時士大夫未必不想望丰采而又持爵祿之權以誘天下之士亦足以感其心而奪其不從之願故雖八司馬之材亦墮其術中而不覺雖覺之而不可復叛
伍文奴隸之材八司馬非不能識之而業已同之又戀戀於富貴是以不能決策而去元和之盛君子莫不以其材自顯於世而伍文之黨獨憂愁抑鬱於遐荒雖欲發憤以白其志而竟以貶死者其素行不足以取信於朝廷而其材又天下之所忌也夫行不足以取信故君子不敢任其咎以開其入仕之路而材足以起人之忌則小人亦從而交阻之是以天下皆惜其才坐視而莫

爲之言以裴度之賢不能寬禹錫之貶而楊於陵與宗元爲姍屬亦終不能少爲之助蓋疑而忌之者盈於朝廷而一人之力無所容其間故寧屈數人之材而不敢強人之所忌以起天下之謗八司馬之黨惟程異之材爲下而元和之末猶得以自進於朝廷者忌之者寡也夫然後知劉柳之名愈盛於天下而貶斥之禍愈不得以自伸也嗚呼始以其才誘於伍文而復取忌於元和之世八司馬之才乃其所以自禍也與 張采宋名臣前集論曰前集首趙普昔人有煩言然普內瑕猶著顯績若程琳當章獻垂簾上七廟圖且庸庸何取要之善

善長惡惡短勸懲焉爾我讀是集而考其世蓋自藝祖迄仁宗四朝於時君求相相求賢人皆輕於爲善而易於見才故出則良臣處則吉士即中人邂逅推前引後亦將聲施矣然呂夷簡之任術得全功名王旦之約守不保晚節者眞宗以媚求下仁宗以正道進退其臣且懼禍故媚以自脫夷簡戀爵位故假正道以固寵上使之然爾夫謂臣下之賢不肖因乎上其言未可量賢者德望如呂端李沆范仲淹杜衍經國如寇準張詠恬退如錢若水丰裁如馬知節魯宗道薛奎包拯田錫孫奭孔道輔孫甫此諸賢者天然間氣豈夷險榮辱足動蕩

其萬一然而坦坦履道不致憂讒畏譏即或時有罷遣而卒至舉朝別白無終回枉者斯非生適逢世之幸乎即將臣如曹彬惟藝祖自將將故得成其武功他若曹瑋非李迪則秦川報警且以妄言戮种世衡狄青非龐籍保任則青澗不得立智高不得平蓋軍庸與品節有辨品節可自樹即摧折屈抑因以愈顯軍庸厥繫君相設小旁撓或呼應不當機事去矣凡此皆有志之士審時度勢不能不流連於此四朝者也然希夷君復之徒生斯世而悠然高臥者曰惟斯世得高臥爾故朱子前後二集俱於卷末錄處士使學者知言行攸關出處一

致若而人者又匪君相可輕重之者矣其亦有遜世之心夫又宋名臣後集論曰後集載王安石何居夷考集中如韓富司馬六七公皆身任宗社為世元龜其他舉聲實茂烈式昭軌度而安石一人敗之有餘故諸君子多以不合新法著則朱子豈有怨辭乃我則曰君心常渺焉不如其祖宗則自能知人而守法如神宗非不明韓富司馬之賢謂祖宗舊人不足有為俟制度一新徐與論思爾故韓琦死帝自為碑文富弼召拜司空迄後眷禮不替蒲宗孟一斥司馬光帝直視不語其待諸大臣何如乃卒不見用者非薄其才也非薄舊人而思

凌越其祖宗此意豈有量哉蓋神宗第以諸君子為無才故熙寧之罷斥猶得為元祐用哲宗直以諸君子為奸邪故紹聖之黨禁遂與國俱盡嗟夫端起微芒而害貽天下可不慎乎

名譽

原行浮

德蕩

禮行浮於名莊子德蕩於名

勿取名

可責實

魏志

文帝謂盧毓曰取士勿取名有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曰名不足以得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正可循名責實也

增震京師

動宮禁

金史元好問字裕之年

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為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為近代無此作

人部

清鑑錄卷一百九十二

名譽

三

也於是名震京師歸田錄王樞密疇之夫人梅鼎臣
女也景德初拜樞密副使太夫人謝慈壽宮太后問夫
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太夫人笑曰是游其聲譽
聖俞家乎由是知聖俞名聞於宮禁也
稔其名望石宋史歐陽修賞識後進率為聞人曾鞏王安
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軾轍布衣屏處末為人知修即
欲稔其聲譽謂必顯於世軾轍布衣屏處末為人知修即
游揚以奉不及之仁者擢德塞已性以收名聲使天下
曰僕與足下名俱楚人使僕游增共相標榜不為表
揚後漢書黨錮傳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
猶古之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之曰八俊八顧八及八
嘗言監察御史所察州縣官多世宗嘗召張汝霖謂曰卿
亦然卿今為臺官可革其弊意原實賓公器名莊子
名公器也

名譽二

為善無近名見莊子死名莊子伯夷死名狗名漢
賈誼傳烈為吏不好名又直不疑惟恐人知為吏
李杜齊名後漢書范滂母謂滂曰汝今得與李
帝欲用張緒為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
有佳譽誠美選矣南士由來少儉儉曰緒少
世說謝朓好獎人南士由來少儉儉曰緒少
草讓表以應共獎宜稍自抑唐書劉延祐語珪曰是子
聲名未立應共獎宜稍自抑唐書劉延祐語珪曰是子
成無惜齒牙餘論崔蘇齊名勃楊炯接中
李勣戒之曰子春秋少而有崔蘇齊名勃楊炯接中
美名宜稍自抑無為出人有盛名難居又房瑄
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而盛名難居又房瑄
為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

忠誼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
 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為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
 實不副則名動里中又韓琬字茂貞舉茂才名動里
 曰孝於家忠於國今始充人死留名五代史王彥章
 賦請行無算爵儒林榮之宋史李沆性直諒內行脩謹言無
 名死留不求聲譽宋史李沆性直諒內行脩謹言無
 為善近名又蔡襄疏一曰好名夫忠臣盡其心事有
 之毀而無所陳施則直者則曰好名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其名
 揀如此之至死名者聖人試思今之人世俗分善惡豈可廢
 乎借使為善近名則名者聖人試思今之人世俗分善惡豈可廢
 遠權利敦潔行以近名者亦幾人哉實美得名又田
 制誥嘗面奏事論及政體帝頗以好名為非况退而著
 論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堯舜三代之君
 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傳若日月不能纖晦者有實美
 而然也設或謙弱自守不為恢闊睿明之事則名從而有
 晦矣雖欲好之何可得耶陛下儻奮乾剛明聽斷則有
 英睿之名行威令懾姦宄則有神武之名斥者侈革風

俗則有崇儉之名澄允濫輕會斂則有貴愛之名悅亮
 直惡功實抑則有納諫之名務咨詢達應蔽則有勤政之
 名責功實抑則有納諫之名務咨詢達應蔽則有勤政之
 皆棄之為不為則天下何所求治之名乎為之延譽又田
 表聖幼聰悟好讀書屬文揚徽以平乎為之延譽又田
 宰玉津皆厚遇之為之延譽以古學自稱通五經於易
 大振金史麻九疇字知幾以古學自稱通五經於易
 標目獻徵錄明刑部郎人梁有譽與同舍郎王世貞李
 切刪為古文辭唱和為樂人梁有譽與同舍郎王世貞李
 都人士無不標目七子焉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二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二

名譽

